

# 從歷史視角解讀東方智慧之書

## 郎寶如：《周易》是中國文化長城第一塊城磚

到底如何解讀《周易》一書，學術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今成謎。作為東方文化的智慧之書，今天該如何去讀？《周易》目前在國際上傳播力如何？怎樣做好國際化傳播？關於上述問題，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郎寶如認為，一定意義上，《周易》是中國文化長城的第一塊城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樊慧杰  
綜合中新社報道

作為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中國思想史、中國傳統文化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學者，郎寶如為何以長城作喻？原來，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萬里長城在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推動世界文明進程中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長城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最契合的。他用「中國文化長城的第一塊城磚」來形容《周易》，無疑是給了這本書很高的評價。

### 占筮之書與歷史著作並存

談及《周易》，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本關於占卜的書籍。郎寶如回應道，準確說，《周易》首先是一部占筮之書，「筮」字從巫從竹，即是巫覡用竹為占，與神溝通。神秘性是占筮所必須，但它的敘事系統卻是一部歷史著作，是西周的開國史。只不過由於占筮的需要，屏蔽了一些關鍵的歷史要素，如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讀起來特別晦澀難懂。但《周易》的作者又特意在每一卦中都設置了一個信息密碼，只要解開這個密碼，被屏蔽的信息就會一一顯現。

他舉《蠱》卦為例，它的卦辭「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就是信息密碼。通過六經互證，這個密碼就可以解開。《周禮·春官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昊天上帝就是大神，宗廟中供奉的祖先就是大鬼，「示」讀為地祇的祇，即社稷之神。在那時只有天子才有資格祭天。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天子才需要把天地鬼神都祭祀一遍呢？他用《禮記·王制》中的原文來回答：「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禰」，父廟，就是大鬼。那麼在商周之際，有哪位天子出征是在甲日呢？他循序漸進地闡述，《史記·周本紀》中有記載，武王十一年，二月甲子，王朝至商郊牧野。至此，密碼告破，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結果都一一呈現出來了。

由此他總結道，其實占筮之書與歷史著作是完全可以兩立並存，不相妨礙的，就像《詩經》，既是文學作品，也是西周的發祥

史。就從什麼角度去觀照它，解讀它。而他最近出版的《乾坤藏史策——〈周易〉密碼解鎖》就是從「被屏蔽的西周開國史」的視角去解讀《周易》的。

郎寶如在多年的研究中得出「《周易》是西周建國史的歷史記錄」這個結論，他對此解釋：「從認識論角度來看，存在是第一性的，認識是第二性的。先有歷史事實，然後才有對歷史規律的認識。作為中華文化元典的六經也必然遵循這一規律。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提到，先秦儒家，特別是孔子確立的理性主義，奠定了漢民族的文化結構。而我認為還須上溯五六百年，是六經奠定了先秦的理性精神。因為六經乃是孔子思想之源，尤其是《周易》，對孔子思想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續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及「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來證明自己的論斷，「再從中華文化史來看，中國最早也是最成熟的人文科學就是歷史學。六經皆史乃是學界的共識。《周易》自然也是史。」

### 讀出《周易》中的西周建國史

《易傳·繫辭》記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然而遺憾的是，後世學者鮮有從歷史的角度去探究《周易》，這就留下了探討空間。在多年的研究中，郎寶如發現雖云六經皆史，但各有側重：《尚書》是文獻史；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是制度史；《詩經》是詩史；《周易》則是被屏蔽的西周建國史。

他表示，若分別考察，每一部典籍所記載的都不是歷史全貌，只有把它們放在一起綜合考察才能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這就是六經互證的考據方法。《蠱》卦就是在這種理念指導下解開的。此後便是輕車熟路，水到渠成了。《屯》卦：古公遷岐；《未濟》：王季伐鬼方；《渙》卦：文王遷豐；《比》卦：孟津之會；《損·益》：周公東征；《晉》卦：康叔封衛。當這些歷史事件



◆《乾坤藏史策——〈周易〉密碼解鎖》



◆平遙古城始建於西周宣王時期，被稱為「保存最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圖為平遙古城近日迎來降雪天氣，古城銀裝素裹，美如畫卷。

一經考據出來，西周建國史的完整鏈條就閉環了。這就充分證明了《周易》乃是「被屏蔽的西周的建國史」論斷是完全成立的。

### 《周易》難譯 經典傳播任重道遠

在郎寶如看來，作為東方文化的智慧之書，西方學界對《周易》了解程度卻十分有限。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序言中曾說到語言障礙的問題，認為中國哲學著作「很難翻譯」，而該書譯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德克·布德博士亦在英譯版《引言》中說：「我們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真實知識實在少得可憐。即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如果請他們列舉中國的主要哲學家，除非是漢學專家，大概能舉出的中國哲學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一個老子。這個看法，甚至對一般哲學教師來說，恐怕也不為過。」而《周易》在中國典籍中的語言困難遠超過《論語》、《老子》，故西方對《周易》的了解程度遠遠不夠。

據資料顯示，西方人翻譯的《周易》，最早是1882年理雅各（James Legge）從中文譯成英文，1923年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從中文譯成德文，貝恩斯（Cary F. Baynes）從德文譯成英文，這個版本是西方人比較愛讀的版本。還有1965年蒲樂道（John Blofeld）翻譯的英文版。

至於內地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漢譯著作，郎寶如指出了兩部：日本學者島田虔次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和法國學者程艾藍的《中國思想史》。二書都有關於《周易》的闡述。雖一為東鄰一為西洋，但卻都把《易傳》當做《周易》的思想來論述，這說明他們對《周易》的認識還較膚淺。他認為，如果能有一部可靠的外文譯本供西方讀者閱讀，讓他們對《周易》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許會成為西方人認識中華文明的一部經典作品。

◆內蒙古大學教授郎寶如

### 今人讀《周易》為弘揚中國文化

#### 借鏡

時代在變化，經典永流傳。郎寶如認為，我們今天讀《周易》絕不是為了占筮吉凶悔吝，預測未來的命運，而是為了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不要輕信，要多思考，最好不要只讀一種《易》書，多比較，自然就會明辨哪些可信了。」

西方學者讀不懂《周易》的原因之一是語言文字障礙和中西文化差異，而《周易》又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如果把中國文化比作巍巍長城，《周易》就是它的第一塊城磚，所以《周易》在海外傳播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文化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內容。他表示，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提高，文化作為軟實力在國際上被了解的意願也會越來越大，所以加大中華文化的傳播力度，可使國際上對中國文化有一個全面了解。「應該讓西方人知道，中華文化不僅只有孔子和老子，而且《周易》作為中國文化長城的第一塊城磚，是中華文化「理性精神」的基礎。」

針對如何做好《周易》國際傳播的問題，他指出：「首先要有一個可靠譯本，便於傳播。其次還要把《周易》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介紹出去，既要忠實於原著，又要通俗易懂，要有趣味性、可讀性，這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個重要內容。」

# 趙琛：長城兩邊皆故鄉 象徵中國大一統

作為人類有史以來歷時最久遠、規模最龐大的建築體系，及中國現存體量最大、分布最廣的世界文化遺產，長城以其上下兩千多年、縱橫十萬里的跨度，鑄就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和跨越時空的精神價值。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脈，萬里長城在促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展、推動世界文明進程中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為何說「長城兩邊皆故鄉」？為何說長城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產物？長城何以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和中國大一統的象徵？中國長城研究院院長趙琛在新時代再次聚焦長城，認為不斷賦予長城文化新內涵，具有極其重要的特殊意義。

### 「萬里長城」概念的形

中國歷史上不同朝代對「長城」的稱呼不同。西周時稱為列城；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稱方城，齊國稱長城；戰國時期稱為堦；漢代和唐代稱為塞；金代稱為界壕；元代稱為成吉思汗邊牆；明代則稱為邊牆。

中國歷史上秦、漢、明三次修築萬里長城。秦漢之間相隔88年，漢明之間相隔1,575年。

秦統一中國後，廢棄了內部隔離的長城，將秦、趙、燕北部邊境的長城連接起來，加以擴展和修繕，第一次形成了一條西起臨洮、東至遼東，長達萬餘華里的長城，萬里長城由此出現。從此，中國第一次有了「萬里長城」的概念。

漢朝棄用原秦長城部分，在燕趙長城基礎上繼續向西，連接秦長城的燕國、趙國部分，又經敦煌、陽關、玉門關直至西域修築漢長城。漢長城在甘肅河西走廊是「鑿空西域」，是在漢朝的西邊打開一扇窗，



◆天津市薊州區黃崖關，俯瞰長城與支



◆金山嶺長城

◆中國長城研究院院長、東北大



去了解西方世界。1,000多年後的明長城東起鴨綠江畔虎山、西至居庸關，並以北齊、北魏、秦、漢、隋時期的長城為基礎，另外還修築了祁連山東麓至嘉峪關部分。

雖然「長城」的稱謂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就出現了，唐代史書也有「長城」這一詞，但是長城的概念直到近代才得以統一。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再次統一長城的概念，明確了「包括戰國、秦、漢長城，北魏、北齊、隋、唐、五代、宋、西夏、遼具備長城特徵的防禦體系，金界壕，明長城。」這個方案第一次明確將各民族先民所修建的具有長城特徵的防禦體系都歸納到長城概念中，明確了烽燧、戍堡、驛站、關隘、堦壕、長牆、敵樓及相關遺存統稱為長城，極大地豐富了長城的內涵。

對長城概念的認識應系統全面。歷朝歷代都在修建和沿用長城，它屬於層累的歷史建築，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從前對長城是單體認識，只認為長牆是長城，忽略了成串的戍堡和烽燧。長城作為一個帶狀建築，從時空上都不宜採用單體評價。只有將長城看作是一

個層累建設並持續使用的整體，才能深刻理解萬里長城對於中華民族的長遠價值和重大意義。

###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見證

回顧長城修築史可以看到，長城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產物，各民族先民各修長城、共護長城，都為形成、鞏固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作出了貢獻。

漫長歲月裏，各民族先民都曾修築過長城，包括遼、金、元、清代入主中原時期。

因此，長城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產物，凝結着中國歷代各族民眾的心血和智慧。這中間，北魏、北齊、西夏、遼和金界壕都是各民族政權修建的長城。正是在長期不斷修築的過程中，萬里長城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和中國大一統的象徵。

長城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最契合的，無疑是絲路長城。在中國眾多長城資源中，最能體現長城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精神的也是絲路長城。長城和絲路兩個世界級文化遺產，縱貫東西、連通古今，給人以無限啟迪。

絲路長城是保障絲路之路安全暢通、維護世界和平的設施，這也是兩千多年來絲路長城反覆修建的目

的。從甘肅到新疆的絲路北、中、南線走向與長城高度重合，長達約8,700多公里，足見陸上絲路對於長城的依賴。

在絲路長城的護佑下，各民族文化乃至中西方文明得以交融，絲綢之路成為中華文明連接世界文明的紐帶，絲路長城沿線也隨之成為文化交匯的「高熱度」地區。自張騫「鑿空西域」，西漢「列四郡，據兩關」，中華文明由此遠播歐亞，多元文化在此和諧共生。可以說，長城在絲綢之路開闢了中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坦途。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玄奘之路這些文化之旅都有長城的守護，這都是中華民族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見證。

長城很古老，長城學卻很年輕。新時代，要用國際視野，從人類發展的高度重新審視長城，在夥伴關係、安全格局、經濟發展和文明交流互鑒方面繼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文、圖：中新社